

随笔

老人与舞者

□李泱(宁夏银川)

他不顾子女的阻拦,还是毅然回到北方的破旧公寓,虽然时常会想起南京那排梧桐,和幽夜飘进窗棂的桂花细微的香气,那香气混合着阳光的炙烤、月色的烘焙、梅雨的涤荡,还是能嗅出清冷遥远的记忆。他晓得这味道依然比记忆馥郁很多,记忆中故乡,和故乡的人,夹杂着质朴汹涌的泥土芬芳,铺陈在荒凉底色中,定格在夕阳西下前那最深情的一瞥中,灿烂千阳。

公寓楼中原来的老邻居要么搬走,要么病逝,现在住着很多上班的年轻人或是外省的打工人,在南京时收到很多来自故乡的讣告,他听闻只是默默流泪,每一个逝去的人,都让他生出日薄西山之感。回来的每个午后,他都坐在阳台的摇椅上晒着薄薄的冬阳,沏杯白茶,摇晃间眼前的景致也影影绰绰变换。时而看到树枝上衔窝的鸟儿,时而看到变换成动物模样的青云。他知道每天两点钟去上学的小孩们有着怎样的暗号,上班的白领拖着沉重的脚步钻进汽车,也知道每天三点钟会有放着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的垃圾车开进来,可到了四点钟,整个巷子就陷入沉寂,阳光似乎拧干了空气中所有的水分,就连风吹树叶的声响都显得寂寥,似乎世界上所有有用的人在这一刻像工蜂一样矢志不渝地忙碌着,而他这个闲人却在工作日的下午四点奢侈地享受着这片空洞的安寂。有时,他恍惚间回到了年幼时的自己,摇椅摇晃间他看到父亲的脸,又切换为逝去爱人年轻时的模样,还有人生一些高光时刻,它们交织在一起,素来并不感伤的他,这时也不免有些温情,那是一个老人心中开出来的花。

冬日将尽的一天,开进来一辆搬家公司的卡车,从副驾驶跳出一个女孩,扎着清爽的马尾,穿着牛仔背带裤。一个男人指挥着工人们搬进搬出,房子和他正对着楼。女孩很勤快,第二天就在花卉市场买了很多花回来,有蓝花楹、鹤望兰、月见草、落新妇。

此后每天下午四点的时光,他不再寂寞,女孩在房间弹着钢琴唱歌,窗户敞开着,树影斑驳落在对面的窗棂,细碎的阴影恰到好处地修饰着女孩的脸庞,遵循着某种绘画手法般有着油画的立体感。那些歌声,让原本被三四点的阳光拧干的空气有了些许灵

动的韵律感,就连这片旧楼的色彩也因此披上了青翠的底色。那些歌曲有些是他年轻时熟稔的旋律,有些是他未曾听过的时下的新歌,因为距离之故他听不清歌词的内容,但仅听旋律就是一场听觉盛宴了。

有次女孩弹唱了首《少女的祈祷》,他记得那是爱人最喜欢的歌曲。曾经他和爱人去成都听杨千嬅的演唱会,当这首歌的前奏响起时,整个现场的欢呼如浪潮席卷而来,应该是很多歌迷的心头之爱,爱人站起来努力挥舞着荧光棒,杨千嬅唱到最后有些哽咽,爱人也被这情绪感染、泣不成声。有时女孩会在房间放钢琴曲,在阳台舒展几个舞蹈动作,女孩脖颈修长,骨感清瘦,跳起舞来优美雅致,像和爱人在剧院看过的乌克兰歌舞团的表演。树枝上的夏虫也似乎被这美的杰作震撼到噤声不语。每次休息时女孩脖子挂着毛巾喝着可乐,看到他后会大幅度挥手笑,他也笑着拍着手,虽然从未曾交谈过,却已熟悉得近乎老朋友。下午四点钟的时刻,整排公寓楼里只有这一老一小在消磨着慵懒光阴,默契地完成一段露天演出,有舞者,有观者,有灯光,有景幕,这是一段不会刻入光盘的即兴表演,这是两部个人史中重叠的温情篇章。

时间过得很快,转眼到了春末夏初。他注意到女孩已经很多天没有出来了,内心突然有些焦虑,但因为自己行动不便,腿疼的毛病在换季时愈显严重,再者自己这么唐突去敲门询问也是没有缘由。几天后又开进来一辆搬家公司的卡车,斜梯放下,女孩房间的家具电器被陆续搬运至车上。他挪过去问男人,怎么要搬家了,那个女孩呢?男人当时露出惊恐的表情,说没什么事,只是不住了,随即匆匆上楼。

此后四点钟的时光又复归到几个月前的场景,随着摇椅的晃动,眼前的景致依旧影影绰绰,只是他很少再眯起眼睛阅读那些云的形状——刚才下楼时,他听到邻居们议论:女孩患了重病,在春夏相交的一个夜晚,倒在了地上再没醒来。听到这些时,他只是略微停顿了下艰难的脚步,平静地靠在楼梯口,碰到邻居时,他照旧打着招呼,脸上没有露出任何表情,把悲伤包藏在心里,像云包藏雨一样。



朗润无声。摄影 刘文静

时光

榆树情

□卢永(宁夏银川)

我家屋后的那棵老榆树,是奶奶在世时种下的。

这棵榆树救过全家人的命。特殊年代,家里粮食紧缺,奶奶将榆钱儿混合其他野菜,拌面做成蒸榆团。

奶奶去世得早,后来家里翻盖新房,老榆树有些碍事,爷爷遵循奶奶生前的话,家里动什么都可以,但动不得救命的老榆树。

新房建了起来,虽然老榆树离新房近了点,可它却起到了遮阳的作用。尤其夏日午后,太阳骄横,村里的人们喜欢聚集在我家的老榆树下,一边喝着熬制的绿豆汤,一边张家李家短闲聊着,好不惬意。

老榆树萌生于春季,茂盛于夏日,叶落于晚秋,蕴藏于冬天。它像一位历尽沧桑的长者,站在时空的隧道里,默默守望着人世红尘的冷暖悲欢。一年四季,老榆树还是鸟的驿站。鸟儿们在春色里,踏着摇曳的枝叶,欢快地蹦来跳去,求偶配对。冬季,留鸟麻雀们则躲在它粗壮的枝丫间过夜。

那一年,村子里不知从哪来了个老先生,围着我屋前屋后仔仔细细看了几遍后。他郑重其事地对爷爷说,这是块风水宝地,尤其是屋后的老榆树,枝繁叶茂,又粗又壮,这预示着将来你家里会出人才。

对老先生的话,爷爷半信半疑。他不明白老先生口中的人才,到底指什么。那时,父亲刚二十出头,已经辍学。二叔虽说在县城读高中,但他寡言少语。放假回到家中,二叔除了晚上苦苦学习外,白日里一直随着爷爷下田劳作。即便爷爷问他学习怎么样,他也只是含混地支吾。奶奶在世时,称二叔为“榆二疙瘩”。爷爷也常说,想让“榆二疙瘩”开金口,真是难上加难。

后来,二叔考取了重点大学。几年后,他被名校招录为博士的消息,在村子里炸了锅。村人都说:“别看‘榆二疙瘩’话不多,那叫贵人语迟。这次可真是出息了。”毕业后的二叔,留在了大城市。二叔是个人才,那是毋庸置疑的。而我虽然上了大学,闲暇时舞文弄墨,但和二叔相比,就相形见绌了很多。

时光荏苒。转眼我定居城市已经二十余年了。一直坚持在乡下居住的父亲,去年给我电话说:“我日渐老去,那棵近百年的老榆树,有人出价万元购买,要不要卖?”听着父亲的话,我有些泪目。我告诉父亲:“这棵老榆树永远不卖。”父亲说:“我也是这个意思。家在,树在!”听着这话,我流了一脸的泪。我想,等我老了就回家乡,和父亲一样守着那棵老榆树。

诗语

母亲的抒情诗

□王晓倩(上海)

母亲的手背布满老年斑
像褪色的地图
却仍能摸出我儿时的指纹
母亲的脊背弯成镰刀
在岁月的稻田里收割
却从未割断
那根穿过脐带的线
母亲的口袋
总藏着硬糖、纱布和旧手绢
她像揣着全世界宝藏的女人
把我的童年缝成一件厚棉衣
母亲在厨房剜馅

刀刃与案板的亲吻声
像心跳一样规律
一如她写给生活的抒情诗
母亲蹲在冬日暖阳里晒棉被
阳光在她银发上试探
像春天的燕子
在旧屋檐下筑巢
母亲说月亮上有桂花树
我便相信银河都是蜂蜜
她把童话熬成粥
喂养我的整个童年